



裕河护林人

□ 张新新

裕河，是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一个5000多人口的小镇，也曾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名字，如今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武都城区驱车前往裕河，需要两个多小时。车子沿河谷蜿蜒而行，窗外的景色悄然变换，先是果园与庄稼地交错绵延，继而转为浓密幽深的森林，空气里也渐渐浮起清凉的水汽。上午10点后，山间的浓雾缓缓退去，层层叠叠的绿从雾霭中挣脱出来，深浅交叠，铺满视野。

与我同行的有三位“向导”，58岁的护林员杨忠录、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裕河保护站站长高云峰，以及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工作人员高玺。

“进山必须两个人以上。”高云峰边走边说，“一个人出了事，没法弄。”林中不确定因素太多，野兽、毒蛇、陡崖、迷路，哪一样都可能让人陷入险境。

入山小路两旁，一株株珙桐树静静挺立，叶片宽大如掌，泛着油亮的绿。花期已过，白色苞片早已落尽，几枚青绿球果藏于叶间。这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在这片山林中却寻常可见。

刚进山时，路尚能辨认，窄窄一条，仅容一人通过。越往深处走，路越窄，两侧的草木渐渐合拢，直至小径彻底隐没在蕨类植物之下。

杨忠录说，早些年这些路是敞亮的，上山砍柴采药的人多，踩出来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建立后，进山的人少了，草木疯长，路慢慢被山林“收”了回去。如今，羚牛踏出的小径、野猪拱开的灌木缝隙，都是护林人上山的通道。有些路段，连他这样的老护林员也要停下来辨认一番，才能确定方向。

走着走着，脚下渐渐有了坡度，步子不知不觉间沉了下来，呼吸也比先前急促。抬头望去，山势远比想象中陡峭，有些地方非得手脚并用才能攀爬上去。

“我们巡护，有时候要‘四驱’，有时候要‘五驱’。”高云峰说。“四驱”是手脚并用向上爬；“五驱”呢，下山时除了手脚，还得搭上屁股，从湿滑的陡坡上慢慢蹭下来，才不至于滚落。

刚从那段陡坡爬上来，呼吸还未完全调匀，后方忽然传来一声惊叫——有人被蜂蜇了。原来是高玺踩到了蜂巢的出入口，受惊的蜂群腾空而

起，瞬间便在他身上留下了几个红肿的疙瘩。这种蜂把巢筑在地下，地面只留一个不起眼的小洞作为出入口，极难察觉。

高玺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自然保护区工作，在山林中摸爬滚打多年，被蜇也不是头一回。他一边揉着伤处一边苦笑：“这叫裤裆蜂，以前还没被它蜇过，这次总算补上了，这下林子里所有的蜂我都领教过了。”

杨忠录快步走回来，蹲下身从路边扯了几株野草，在手里揉搓出汁液，递给高玺：“敷上，能缓一缓疼。”

杨忠录在这片山林里走了30余年。25岁起，他便为进山搞调查的科研人员当向导，对山里每一条沟、每一道坎都烂熟于心；后来保护区成立，他被聘为护林员。

他对付蜂蜇很有经验，但真正领教过的危险远不止于此。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羚牛。他记得有一回，七八头羚牛堵在巡护路上，一行人吓得不敢动弹。他急中生智，把红衣裳脱下来往旁边一扔，才引开牛群。“遇上羚牛，不能挡它的路。你要是堵在它路上，它冲过来就麻烦了。”

像今天这样的巡护，护林员每月都要走。裕河保护站共有14名护林员，分片负责19条固定巡护样线（指事先规划好的护林员巡护固定路线）。样线最短的几公里，最长的十六七公里，但实际走下来往往多出一倍。样线算的是直线距离，山里却要顺着山势绕行，上坡下坡，遇上断崖还得折返。去年一年，全站巡护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

除了固定样线的巡护，护林员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动物受伤、可疑车辆进山，哪一样都耽擱不得。高云峰说，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后，推行“全民+专业管护”模式，社区共管覆盖了园区内130个行政村，协议保护面积达25.53万公顷，人人参与管护，人人看好自己那片林子。“老百姓的积极性提起来了，主动参与的意识很强。”

这种人护林的局面，来之不易。裕河这片山林的命运，经历过两次关键的转变。

这里曾是国有林场，伐木声不绝于耳；2002年，省级自然保护区在此设立，山林第一次被保护起来；2017年，又被整体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从伐木到保护，从保护区到

国家公园，管护层级提升，理念转变，裕河的山林也由此一步步走向新生。

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地处秦岭与岷山交汇带，海拔从595米到4072米，形成了完整而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如同一本立体的植物教科书。

作为这片山林的守护者，高云峰是见证变迁的人。30多年前，他还是一名林场工人，干的活是砍树。林场转型为自然保护区之后，他也随之转岗。“以前是砍树的，现在变成看树的。”一字之差，从伐木人到护林人，背后是整片山林的命运之变。

保护区刚成立时，周边百姓法律意识淡薄，不少人家中有自制猎枪，盗伐盗猎时有发生。后来，通过持续的宣传教育与执法引导，群众的观念慢慢改变。“现在砍一棵树他们都晓得要受处罚，外面来的人要进山，他们会主动询问，管不了的还会给我们打电话汇报。”高云峰说。

2019年，有游客在裕河游览时偶然发现一株从未见过的植物，后经鉴定，确认为一个新物种。这件事令高云峰感触颇深，生态持续向好，不仅久违的动物重返家园，就连新的植物种类也不断现身。

天色渐晚，踏上归途。杨忠录在前引路，高玺揉着身上的红肿慢慢跟在中间，高云峰断后，不时叮嘱一句“小心脚下”。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起点，却走上了同一条路：一个从山间向导做到护林员，一个为守护山林几乎领教过当地每一种蜂的毒刺，一个从伐木工变为保护站站长。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经历着同一件事：与这片山林长久相守，并慢慢读懂它。

30年前，人们以为森林的价值就是木头，野生动物的价值就是肉和皮毛。如今，人们终于明白，森林的价值是水，是空气，是气候，是生命链条至关重要的一环；而野生动物的价值，是它们作为山林里的精灵，永远在这里自由地栖息。这份认知的转变，比技术保护手段更重要。

高云峰那句“以前是砍树的，现在变成看树的”，说来轻描淡写，却意味着对自然态度的校准。人退一步，草木便长起来，动物顺势归来，山水也就活了起来。裕河的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但看山看水的人，已然不同。

●压题图片：裕河森林 冉创昌 摄

老秦人的七夕

□ 任 意

我第一次去西和，是因为朋友发的一段视频，一群水红衣衫的姑娘在湖边唱歌，晚霞铺满屏幕，歌声隔着手机撞进耳朵。朋友说，这里的七夕要过七天八夜。我心想，一个晚上还不够吗？

到了才知道，确实不够。

农历六月三十的傍晚，晚霞湖边的风是软的。一群姑娘从村子出来，水红的衣衫在夕阳下显得眼睛发亮。她们捧着纸扎的巧娘娘像，一路唱到湖边。那歌声我从未听过——调子是老的，词是土的，可唱出来偏偏有一种说不出的亮，像石头缝里钻出来的草，倔得很。领唱的高音一拔，云都跟着颤，身后的人一声叠一声，把晚霞都唱淡了。我站在人群里，像个局外人，可耳朵却被歌声拴住，一步也挪不动。

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迎巧”。巧娘娘就是织女，可在西和人口里，她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是自家的姐姐——教人绣花、做饭、持家，贴心得很。后来在《史记》中找到答案，秦人始祖女修善织，吞玄鸟蛋而生大业，开启了嬴秦一脉。原来姑娘们迎的，是三千年前的祖先。

“老秦人”三个字，初听硬邦邦的。可踏上这片土地才知道——“老”不是苍老，是根深。秦人从西汉水上游的河谷走出，走出了一部《史记》，走出了个统一天下的帝国。可少有人知道，这个耕战立国的族群，骨子里还藏着一份绕指柔，在代代女儿的歌声里。

我想起《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有人说这首诗唱的就是这一带。三千年前，河边可有这样的女子，一边涉水一边哼歌？秦人走向关中，留在故土的那一支始终没有离开，种地、纺线、唱歌，把祖先的故事编进歌词里，代代相传。西和的山挡住了外面的风，也留住了最古老的根。

那七天，我跟着姑娘们看了好多。白天串村对唱，你一首我一首，夸对方手巧，也说自己的心事。晚上围盆照萝卜巧——掐碎的豌豆青芽丢进水里，灯

影的盆底有了形状，像针就是手巧，像花就是姻缘好。姑娘们唱：“巧娘娘，赐我一副巧心眼，做的饭菜馋神仙；赐个阿家懂瞎好，赐个女婿懂人言。”唱到最后一句，几个姑娘低下头吃吃地笑，脸红红的。我站在旁边也跟着笑。从《诗经》里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到今晚围盆唱歌的女儿们，几千年了，那点心事没变过。

最难忘的是“跳麻姐姐”。七八个姑娘手挽手围成圈，双脚交腾，越跳越快，裙摆旋成花。跳到酣处，有人浑身颤抖，眼神迷离，像是被什么附了身——老人们说，那是巧娘娘上了身。旁人也不慌，轻声唱着把她唤醒。那舞原始得没有半点修饰，可就是好看。村里老人说，这舞从秦人时就有了。那种从身体深处迸发出来的东西，装不出来。

清代的丁秉乾在西和做过训导，七月初七出门散步，见满城盛装歌舞，写下“一看髻髻舞，山城古礼存”。在他眼里，这不是嬉闹，是古礼，是老秦人留下的礼。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七天八夜，一步不少。这些程式像村口那棵老槐树，风来摇一摇，根始终扎在土里。

七月初七深夜，姑娘们捧着巧娘娘纸像到漾水河边，点起火，齐唱：“今年去，明年来，手拿香烛接你来。”唱着唱着，有人开始抹泪。火光映在河上，一晃一晃的，像碎了的星星。纸像烧尽，灰烬随水而去，歌声渐低。一位老奶奶站在岸边，对着河水轻声说：“明年再来。”

声音很轻，可我听得很清楚。那一瞬间我猛然懂了——七夕在西和，不是一个节日，是一个约定。女修和族人的约定，外婆和孙女的约定，歌声和河水的约定。三千年前唱起来的，今天还在唱；今天唱着的，明年还会接着唱。

只要西汉水还流，只要西和女儿还唱，老秦人的七夕就永远年轻。那歌声淌过三千年，从秦人先祖的河岸唱到晚霞湖边，一声叠一声，把过去和现在缝在了一起。

西汉水畔 乞巧守望

□ 张峻紫

七天八夜的西和乞巧节，不仅是女性祈求智慧的仪式，更是她们在岁月流转中完成自我成长的精神突围。循着田野间的歌声与烟火，我试图触摸这一古老民俗的完整脉络，探寻它在当代语境下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生命力。

农历六月三十的暮色漫过西汉水的波光，清幽的村庄在一阵清脆的爆竹声里苏醒。这不是寻常的节庆序曲，而是七天八夜古老仪式的庄严开篇。在这片被仇池山与晚霞湖环抱的土地上，乞巧早已超越了七夕的浪漫叙事，成为一种扎根于泥土、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信仰。作为中国古代乞巧民俗的生动缩影，西和乞巧节完整保留了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七个环节，宛若一部活着的秦风汉韵史诗。

乞巧的序章，是从“坐巧”开始的。姑娘们将端午时系在手腕上的红丝线（手攀）解下，一条接一条连成头绳，在河畔唱起《搭桥歌》，任绳索随流水漂远。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藏着秦人先民对流水与天地的敬畏。而后，她们挑着“巧娘娘”的纸扎，在村口焚香跪拜，揭去丝帕的瞬间，仿佛真的将天上的织女迎入了人间。供桌上，清油炸制的巧果堆成小山，苹果与梨子泛着微光，香烛摇曳间，姑娘们的歌声从低吟到高亢，那是《迎巧歌》里最质朴的期盼：“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对“手巧”的渴望，对“心明”的向往，像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把对生活的热爱都揉进了针线与茶饭里。

七天八夜的乞巧，是一场没有彩排的狂欢，也是姑娘们一次无声的成长。“拜巧”时，邻村的姑娘们踏着月光而来，红袄绿裤在夜色中像一团团跳动的火焰。她们互称姐妹，交换着亲手绣的荷包与剪纸，在歌声里倾诉心事，在舞蹈中释放天性。那些在平日被规训的羞涩与拘谨，此刻都化作了“跳麻姐姐”时的甩臂与顿足，化作了“照萝卜巧”时的屏息与欢呼。当巧芽在水中的倒影映出笔架或元宝的形状，姑娘们会猛地喝下一口水，仿佛真的将“巧”与“福”吞进了心里。这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她们用最古老的方式，给自己一场关于未来的虔诚祈愿，一次对命运的温柔抗争。

比起年轻姑娘们的欢歌，乞巧队伍里那些渐渐老去的身影，更让人心头一颤。六十多岁的阿婆会换上压箱底的红袄，坐在供桌旁，跟着年轻姑娘们一起唱《乞巧歌》。她的声音不再清亮，带着岁月打磨出的醇厚，像晚霞湖的晚风，拂过水面时带着若有若无的涟漪。她会指着墙上的剪纸，告诉孙女“这朵牡丹要绣得饱满，日子才能过得圆满”；会在“送巧”的深夜，悄悄抹去眼角的泪，仿佛在与一位老友告别。对她而言，乞巧早已不是祈求“巧”的仪式，而是对青春的回望，与岁月的和解。那些在灶台前忙碌的清晨，在田埂上劳作的黄昏，在灯下缝补的夜晚，都成了乞巧歌最真实的注脚。

如今的晚霞湖畔，游客们举着手机，记录下姑娘们载歌载舞的身影；文化馆里，麻纸上的书画与乞巧的传说相映成趣；直播间里，绣娘们举着刚完成的荷包，向屏幕那端的人们讲述“巧娘娘”的故事。有人说，这是“非遗+文旅”的成功，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新生。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乞巧文化本就有生命力——它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着的风俗，是西和人用一代代人的坚守，织就的一张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网。

当七月初七子夜来临，《送巧歌》的旋律再次响起，姑娘们含着泪，将“巧娘娘”的纸扎送入火中。火光映红了她们的脸，也映红了西汉水的波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乞巧的真正意义，或许从来不是“乞”得什么，而是在这七天八夜的烟火与歌声里，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重新找回对生活的热忱与信仰。就像那些在岁月里渐渐老去的乞巧女，她们或许不再能穿针引线，却依然能在歌声里，触摸到青春的温度；就像这片土地上的村庄，也会老去，但只要乞巧的歌声还在，它就是游子心中永远的乡愁。

远处的仇池山还笼罩在薄雾里，晚霞湖的水面泛着微光。我忽然想起阿婆在《送巧歌》里唱的那句：“巧娘娘，明年再来，给我留个巧花开。”这哪里是唱给“巧娘娘”的？这分明是唱给每一个在时光里跋涉的人，唱给那些在平凡日子里依然滚烫的灵魂，唱给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武都恋歌

□ 刘兴平

白龙江水悠悠地淌
映衬着武都的模样
清晨的阳光 洒在五凤山上
古寺的钟声 悠悠地响
老街巷 石板路 岁月的沧桑
小吃摊 烟火浓 香味在飘荡
洋芋搅团 热面皮 美味的滋养
每一口 都让人留恋家乡

米仓山的风吹抚我的脸庞
金黄的麦地摇曳阵阵麦浪
田野里处处是美丽的画廊

杰出的武都人 美化着家乡
花椒红 橄榄香 一派丰收的景象
农家乐 笑声扬 歌声格外欢畅
亲朋好友 围坐一堂
温馨满心底 幸福岁月长

武都 武都 我深爱的地方
无论我身处何方
你的山水 你的街巷
是我心中 最美的天堂

武都 武都 我眷恋的家乡

冬日的雪 纷纷扬扬
给山川披上洁白的银装
南山公园 堆雪人 打雪仗
孩子们嬉戏 笑声在回荡
忆往昔 岁月长 先辈的荣光
看今朝 新景象 梦想在起航
武都的明天 更加辉煌
未来的故事 我们来讲

岁月变迁 情丝悠长
这方土地 爱永流淌
血脉相联 一生难忘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五马小镇披上童话的衣裳
霓虹闪烁 照亮了希望
人们的脚步 轻快又匆忙
文化节 继承传统 民俗在闪光
睦邻里 弘扬美德 家风永流芳
羊皮扇鼓 敲出了力量
武都的精神 永远滚烫